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二十一回 于奢得命二次舉鼎 天子一見復又封官

且說天子誇獎韓天錦可比昔日孟賁，他就謝主龍恩。他如何懂得，卻是有老四提醒他，叫他謝恩。從此就是御賜的外號，叫賽孟賁。封官已畢，總管叫天錦將鼎安放原處，天錦搖頭不管了。總管一著急，說：「你不管，誰挪的動這個大物件。」正在這個時刻，御花園門首，有人喊冤。天子一聞，龍顏大怒，降旨將喊冤之人，綁至龍圖閣。御前人答應一聲，不多一時，將人綁到。天子一見，此人身高一丈開外，面似淡金，頭挽髮髻，一身豆青色衣襟，薄底靴子，五花大綁。見萬歲之時，雙膝點地，說冤枉。天子問：「這是什麼人？敢在朕的御花園門首喊冤。」包公跪倒說：「臣啟陛下得知，此人乃是君山鍾雄手下之人，姓于名奢，外號人稱金鏑無敵將。」你道這于奢，因何故在御花園門首喊冤？皆因同定鍾雄、于義，三個人在一處，看見他們頭一起不作官，下來俱有賞賜，大家給道喜。二起得了官職的下來，也是道喜。三起小英雄們上去，誰練什麼本事，也有人下來送信，把本事俱都練完，封什麼官職，外面也都得信。就是韓彰替天錦提心吊膽，後來得著信息，天錦得了站殿將軍之職，眾人全給韓彰道喜。蔣爺說：「到底是俊好俊好？」于奢就與鍾雄說道：「你看出這個意思來沒有？」鍾雄說：「看出什麼意思？」于奢說：「別瞧你們是唸書的人，我都瞧出這個意思來了。」鍾雄說：「你看出什麼意思來了？」于奢說：「咱們不是受過萬歲招安了嗎？分明把咱們騙進京來，要咱們性命。」鍾雄說：「胡說！你還要說些什麼？」于奢說：「你們要不信，只怕悔之晚矣。如果有意招安咱們，怎麼不封官哪？人家都封官，我們沒信兒。」鍾雄說：「也得大家封完了，才到咱們。」于奢說：「到了咱們，這就推出去刷了，咱們算活活上他們一個大當。咱們要不早作準備，到臨死時節，可就怕悔之晚矣。」鍾雄說：「胡說！這要按當差之說，你為惑亂軍心。」于奢說：「你們要不聽我的話，咱們連萬歲爺大駕都見不著。依著我咱們索性鬧出一個大禍來，綁上去見見萬歲，然後再刷，死也落一個開開眼。」鍾雄攔住說：「你再要說，我就把你綁上了。」于奢便不敢多言，他早就安了一個主意，慢慢湊到御花園門，怪叫了一聲「冤枉」。于義過來，就踢了他個筋斗，就把他五花大綁捆起來了。于義、鍾雄二人把手往後一背，叫：「蔣四大人，把我們二人捆綁起來，聽候聖旨。」蔣爺言道：「家無全犯，一人作罪一人當。」果然旨意下來，就把于奢綁至三禪之上，跪倒身軀，往上叩頭，口稱冤枉。天子問包公，方才知道他叫于奢。問于奢：「有什麼冤枉？在朕面前，快些奏來。」

于奢跪奏：「罪民居住君山，受萬歲龍恩，改邪歸正。今有韓天錦舉鼎得官，他的武藝與罪民差的甚多，罪民怕不能面見萬歲龍顏，只怕少刻降旨，把我們推出去斬首。罪民方斗膽喊冤，必然將罪民綁將進來，到底是見著萬歲爺一面，縱死九泉亦瞑目。」天子言道：「既然招安你們，焉能又殺害汝等，朕焉能作那不仁之事。你說天錦武藝不佳，也罷，鐵鼎現在此處，你若能將它安放舊位，朕就將你喊冤之罪，一概赦免。」于奢叩頭：「罪民領旨。」天子傳旨鬆于奢之綁，御前金瓜武士過來解綁。于奢謝恩站起身來，將絲絛往肩頭一套，雙手一抱鐵鼎的耳子，用平生之力，他這鼎一舉，比韓天錦差不多，看這光景，也不費力。前走三步，後退了三步，繞了個四面二返，又回到萬歲爺面前，點了三點，復又奔了正北，安放石頭座子之上。自己來到龍案前，雙膝點地。天子大樂，原想著天錦那個身軀，再找一個與他高矮不差的，也封他為將軍。今一見于奢，二人一般高，本領又好，立刻降旨說：「御花園喊冤之罪，一概赦免。朕也封你站殿將軍之職。」于奢謝主龍恩。旨意下，召鍾雄、于義。不多時到了上面。陳總管拉他們的衣襟跪倒，拜膝盡禮。天子見鍾雄，青布四楞巾，迎面嵌白玉，翠藍袍，絲絛，皂靴，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三絡短髯。見于義一身白緞繡花衣服，與昔日白玉堂相貌一樣，天子又是一慘。唯獨封鍾雄的官，天子為了難：君山八百里的寨主，官職封小，他不願意，官職封大，他又沒有功勞，何況他又中過文武進士。天子封他為三品客卿，這個差使最體面無比，是為客官。王公侯伯督撫提鎮欽差等，都是平行。仍回君山，聽調不聽宣。于義皆因相貌與白玉堂相同，賞給護衛之職。君山各寨寨主，賞給六品校尉虛銜，待等日後與國家出力，另加升賞。所有嘍兵，每人賞給一分軍糧，按營伍中一樣。升賞已畢，鍾雄、于義、于奢三人謝恩，離龍圖閣，奔御花園門首。小五義有人給拿著東西，也就下去，至外面大家道喜。天子復又封主簿先生公孫策，加官一級。魏昌賞給了一個主簿。包公替代謝恩。對於智化，天子降旨：著上書房御書匾額一塊，四個字，是「介休遺風」。御賜俠義金牌一面，另有金銀彩緞。智化雖然隱遁著，差官送往黃州府家內，懸掛匾額。龍圖閣所封之官，明日不用帶領引見，午門望闕謝恩。所有眾人賞兩個月假，回家祭祖、完姻。兩月假滿，回都任差。襄陽王府外藩留守衙，著總鎮帶襄陽知府金輝，加升一級。襄陽王仍然案後訪拿。拿獲襄陽王者，賞銀千兩，給一個千戶職分。襄陽王手下所有的餘黨，拿獲一人者，賞銀百兩，所有各州城府縣，拿獲襄陽王餘黨，就地正法，不用解京。封官已畢，萬歲坐亮轎，回鳳翔宮。包公由前面出來，奔朝房坐轎，回開封府。所有眾人，俱都離了御花園門首，出玉右門，走金左門，奔昭德門，到後宰門。當差使的與大眾道喜，然後這才回至開封府衙內。府內差官連公孫先生與魏昌，俱都出來道喜，一個個至裡面見相爺。包公說：「萬歲賞兩個月假，假滿回都任差。明日你們大眾也不必面聖謝恩，萬歲有旨，叫你們午門望闕謝恩。」大眾就依了相爺言語。

次日，包公代遞謝恩的折本，大眾在午門外謝過恩。早朝已畢，包公回開封府。大眾圍著北俠進來，辭了包公，奔大相國寺削髮為僧。包公看著北俠，心中發慘，有些不忍叫他去的意思，連萬歲爺都不能攔住，這還算是特旨出家，只得吩咐一聲：「叫校尉護送歐陽義士至大相國寺去罷。」北俠復又與包公行禮，然後大家眾星捧月相似送北俠至大相國寺。方丈早已知曉此事，撞鐘撞鼓，層層正門大開。大眾進來，至佛殿參拜神像，嗣後北俠與師父叩頭，大眾與了然長老行札。了然和尚合掌當胸，念聲阿彌陀佛。此時了然和尚有百歲光景了。和尚說：「徒兒，暫且陪著眾位施主朋友談話去罷。」北俠同著眾人到了客堂，便有小和尚獻出茶來。蔣爺說：「咱們由此一別，再要見著歐陽哥哥的時節，可就不是這個體態了。從此跳出三教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修一個萬年不壞的金身。」北俠說：「四弟，你這是何苦！無非我沒有你們那個福分，你們眾位日後蔭子封妻，全部可以掙一個紫袍金帶，我如何比得了你們眾位的造化！」蔣爺說：「兄長，你這一出家緊戒的是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、貪、嗔、癡、愛，對與不對？」北俠說：「正是。」四爺說：「殺是不幸殺，殺人不殺？」北俠說：「要是殺人，還戒什麼！」蔣爺大笑說：「不殺人，你那刀可就無用。先前艾虎打那場官司，幾乎廢命，你的官司贏了。後來艾虎認你為義父，你許下他的，日後出家，傳授他這口利刀。如今你就出家了，你這刀算無用之物了，該叫艾虎來授刀了。」北俠說：「老四，你把一千年的事都記著哪。」蔣爺說：「什麼話呢，許下人，想死人。艾虎還不過來與你義父磕頭？」艾虎歡歡喜喜將要過來磕頭，北俠說：「且慢，當著眾位在此，我可不是捨不得將這把刀給艾虎，皆因他的年歲太小，怕錯用此物，倘若錯用，連我都怕有橫禍臨身。既是老四這樣說著，我要這刀也是無用。」回頭告訴小和尚，預備香案。不多一時，小和尚把香案備齊，旁邊放了一張椅子，將刀供在香案之上，點起蠟燭，北俠把香點著說：「眾位在此稍坐。」眾人答應，在旁看著，這刀是怎樣交法。就見北俠將香一舉，插在爐內，雙膝跪倒祝告說：「過往神祇在上，弟子歐陽春得了這口寶刀，殺人無數，總未錯用此物。如今交與我義子艾虎，只看他的造化如何。」說畢叩頭。然後叫艾虎過去，大拜二叩四拜。北俠將刀拿起，在旁邊站立說：「兒呀！今將寶物交付與你，你可曉得此刀的來歷？」艾虎跪著說：「不知。」北俠說：「此物出在後漢，是魏文帝曹丕所造。此刀正名叫『靈寶』，皆因它紋似靈龜，俗呼叫作七寶刀，能切金斷玉，不論什麼樣的兵器，削上就折。可有一件，這寶物是有德者得之，德薄者失之。倘若錯用此物，必遭天誅地滅。再說你年紀尚輕，初通人道，你可曉得萬惡淫為首，百善孝為先。若要犯了這個淫字，連我都有意外飛災。所有我囑咐你的言語，必須牢牢謹記，倘有妄殺無辜的時節，你自己起誓。」艾虎說：「我要錯用此物，必遭天譴雷擊。」然後才把這口利刀交與艾虎。小爺復又與義父叩頭。艾虎得刀，大眾道喜。小爺一一叩頭，然後撤去香案，大眾復又落座吃茶。艾虎把刀一帶，自覺心滿意足。依著北俠，要在廟中侍奉他們的齋飯，大眾再三不肯，復又到後面辭別了老方丈。蔣爺等又給托付了托付，然後大家出來。北俠送至廟外，灑淚分別。這一來不要緊，引出白菊花一段節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